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三

奏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口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堪憂懼喧喧道路異日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愈謗加謗然中外謂為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為關外官播於陵以考策敢直言者故出為廣府節度韋貫之同

所坐故出為果州刺史裴均以覆策又不選直言者
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為虢州司馬
盧坦以數舉事為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為名
故黜為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得知雜臣伏以裴均王
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
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
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
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
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已來並受獎用或任之耳目

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踈棄
之或優於散班或優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况
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已來上自朝廷下至衢
路衆心洶洶驚恐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
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均等
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媒孽本非
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
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
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

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
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
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
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
為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
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為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
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為及之則
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况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
若以為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

非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流
涕而痛息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
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
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何意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
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實等三等自
裁尉擢為左輔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
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罪斥之臣
恐非嗣宗祖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
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瑄王涯等覆

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慮覆臣上不敢負恩下
不忍負心惟素至公以為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
雖有親故不敢避之惟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退
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
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構成禍端聖心以
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倘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
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回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
准往例與言官等必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
安若以言官之職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
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惟罪
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
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
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辜聖恩實
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
死無恨無任愛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普請入朝

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為陛下
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
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亮威加
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
替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暇斯則聖明皇威大被于
四方矣夫謀宜可以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
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足安衆
心救衆望在調馭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
或替或追猶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

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竊見外使人奏不問
其意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
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
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荆襄之人必重困
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
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
議云近日諸道節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賄藩身
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為請以戀闕為名
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則得重位要大權則得

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獲天下卽使盡萌此心不審
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頓裴均入覲為請若又許之豈
非須來卽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為名若又許之豈非
須住卽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况必求之乎大權不
得不與况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頓既得
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
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頓為例獨不可乎若盡與
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
獨與彼不與此則紛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令侍門

已開矣速仕之尤令于頓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
而悔矣真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
稱九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頓任
兼將相來則總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
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權重則群下不敢言臣慮于
頓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况
其已來乎臣恐于頓內外之間未到合言者已不敢
言矣况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
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

且于頤身是大臣子為駙馬性靈事迨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為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令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祕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也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倘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然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

謹具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逼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人倘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

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於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
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只因利人人若有利自然
願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辯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
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
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
斗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便利况度支
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
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漁貨易不免折損
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

一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羨歸
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
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為和
糴之戶就被迫感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糴
之口自負鞭撻所不忍觀臣頃者嘗欲疏此人病聞
于天聰疎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聖恩寬大職列在諫
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况備詣此事深知此其臣若
緘默隱而不言不唯上辜聖恩實亦內負國恩猶慮
愚誠不至聖鑒未起即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

潛問鄉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
臣言不敢苟耳或慮陛下以勅命已下難於改移以
臣所見事又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使人唯求
利物若損益相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
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審賜詳察謹具
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迄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

謝時已于頓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
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上下
人心甚為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
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
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為安陳軍
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真亮赴本道
便許嚴綬入朝

真亮

右真亮元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獎使替

輔光然臣伏聞真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任三州都督日專殺李康明節度使事迄深為不可惟性自用所在專權若真亮處事依前即太原郡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真亮發付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束本其戒體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於太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即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謹奏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狀

緣今時旱請更減於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

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
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
徵不得况早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
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逼人力困苦
莫甚於斯卻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
量江淮先早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
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
副聖心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載宮中人數稍以漸多伏
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
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閑愁曠之苦事宜省費物
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
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
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
可動天心感慨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
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
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於德

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聞伏待進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入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於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
愛妾被普寧公主闇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
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為不可何則
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
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為至當
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
流議于頔得以為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

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以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
所有處置無不合於公論無不愜於人情唯此一事
實乖時体關於損益臣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
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卻賜
于頔內足以辨明聖意外足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
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輒敢密
陳庶禱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
與其子甚合朕心先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
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恤今
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
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斯美
依宣便許臣恐非宜况魏徵宅內舊堂本是宮中小
殿太宗特賜以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充不宜使
師道與贖計其典賣其價非多伏望明敕有司以官
錢收贖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義歸聖德
臣尚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
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奏

論王鏐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有所聞云王鏐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
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
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鏐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
官深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已早紛
然今王鏐若除則如王鏐輩皆生異望之心矣若盡
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

怨望倖門一啓無可柰何臣又聞王鶚在鎮日不卹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慘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為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令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鶚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鶚耶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鶚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

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高物議喧然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天意知感雨澤應期巷舞遠歌咸呼萬歲伏自降詔後天下顯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

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
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
罷必恐即日備表倍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
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奉院報事例不過四
五日即裴均合知止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
足見弊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况一處如此則遠近
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
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
覆思慮深為陛下惜之伏准德音卽文除四節及旨
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
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奏諫官
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裨聖政以臣所見伏望
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
宜送在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
宸衷義歸聖德又免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
在於事體深以為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
謹奏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君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

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陽字景鐘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郎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移章不辭而去明年遷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

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封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淑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厝於新鄭縣臨涌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李庾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李殷徐州沛縣令次諱李軟許州許昌縣令次諱李寧河南府參軍次諱李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后易等始發護靈視遷墓於下封縣北義津鄉北原

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李庾字夫

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永明經出

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戶

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

東平新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

舟車後請東關江淮朝廷憂慮計未有出公與本州

刺史李滂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

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

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監守城池
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
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由是徐州
一郡仁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
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
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
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
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
仍寵殊階之序興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

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
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蔑如或不
延厚於君臣將何獎勸於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
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
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
蘇州別駕興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
享年六十六其年權寔於襄陽縣東津鄉西門外
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封縣義津
鄉北從縣府君宅北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

朝宜都之後和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郿城縣
令妣太原白夫人無兄弟姊妹八歲丁郿城府君
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
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
迨於奉蒸嘗睦姊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二十三年禮
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家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
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
夜教導循循善誘未嘗有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
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
夫人為女孝如是為婦順如是為母慈如是舉三者
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
君元和六年四月一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一享年
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
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
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
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
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
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下歸

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
封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
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三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四

策

才識蕪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
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
勅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漢時
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備
增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
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

惻之誠咨臚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聲聞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氓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

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與吾鼓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羨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

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
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
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
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
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
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者豈
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逮於賈誼
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
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虛文

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
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
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
才識劣於古人輒竊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
也禪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
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
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
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
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疇之方辨懲

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命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資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知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

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既荐興兵禍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推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

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
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
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
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
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
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暴
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
後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
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

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
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
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
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
明則獷鶩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逆而自銷
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
減疲疢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
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
禮則禮易行矣樂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

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
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先
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
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
以懲六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
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
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
非主父矯獎之旨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
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

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
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貴課實而政失者此
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
天下之運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
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托其
司今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
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
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

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羨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請重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也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區晷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脩己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

真有所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所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職而

周武總其理以正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資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為一馬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飲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是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

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治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善防其微

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患則患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烝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慎重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一守臣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止一守臣也得為唐人當陛

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乎慮昧為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其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肆枉輒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烏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蚕者不帛不績者不練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

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備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成事
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
乃物力有限此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宜使
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道俗政之要也周禮云
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桑不績不織蓋勸厚生
之道也論語云因人之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
夫田畜蠶績四者事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

周禮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惰業焉其
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
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
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提然後立為太古垂之不
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貴其所無強其所有則何
異夫求萍於中遠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
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
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恨生
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則以通貨食

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青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實免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者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革澆醜之俗矣而

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
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
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
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
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
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中
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
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
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
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
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仁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
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
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
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
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歟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
在乾坤考於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宣其

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
羽泮林之椹克變鴉音勝乃侯乎木鷄巧必資於瓦
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
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奧旨趣將焉庾哉然則
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
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
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
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

以陰陽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
陽不爭之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
儂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
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
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
棲擇木而集也鴉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
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鷄勝焉有貴而失賤
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
遠旨微言可明微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
易之理也至乃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
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董荼之味不測此何
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
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時應物
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苟能以氣

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
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况金水火草木乎故有吹
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曠靈暮晷迴焉神合於
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董荼變
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
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散於物而非常於
一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
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業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歛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賑廩分官錢賤糶故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今已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令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直賤則加價收糶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歛散以均貴賤其於美政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私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關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豈有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

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政
利天下以厚生生烝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
壽若匪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
矣今若升聞率備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互區
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糶以利農歲歉則
賤糶以恤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革
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
之盈縮脩而行之實萬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
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

為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
易聞短絀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右元和三年為監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然
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
諫也無乃失為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

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
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
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
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
先聖之格言後學之藝訊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
身者踐之以脩己也然則雷一發蟄蟲蘊勾萌遠霜
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

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
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忝累之差焉其
為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避用
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豈不辱者乎桀
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為直也大
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感之
大矣殺君子而辨之

第三道

問夫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嘆興於詠而

後形於歌詩為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
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
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綽
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
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
於下歲聞于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
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
興已還吏鮮克舉令稽其地籍則田亦見存計以戶
租則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
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
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
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
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
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數

散之節矣其宜乎將帛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
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
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四